翰林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四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斐校正

序

弭節重榮詩序

始予丙午歲春遊太學王清之時已得順天解來為同舍生恒就予語清之亦誠浩博善反覆事情如指諸掌翛然有凌逼霄漢意氣而俯視諸碌碌累黍拾棄餘依門戶者真鼠之遊于穴中而相銜以尾也故有旁睨而冷眼竊笑而背嗤出則閧堂抵掌大聲曰是病風狂人邪而吾二人佯不聞自誓終其身不變

是年秋予亦得解清之来會取予一詩為其祖
先生八十壽予詩極醜厲而清之至今獨傳以為奇
予不知其何以或者謬與予合愛而不知邪明年同
第進士又明年清之入為給事中又明年予亦承乏
史院顧予之尾瑣分量盈溢日食於太官寅而入焉
無所為申而出焉則有卧而已矣而清之方目不暇
瞬耳譔譔拾遺補闕以終晷向相與語者既次第蹈
之莫予與也予獨得清之不以俯視者視予予亦是
矣今清之被
詔趍盜夏凡西邊軍儲得以便宜從事
天子不能無望於清之也夫人之命一也指之以與羌戎
貊狄抗而為
天子衛元元者軍軍之恃以生者食也齊民無食則饑且
有救饑之政豫焉况軍乎况邊軍乎今天下之邊三
北虜最勁西次之而盜夏古朔方地西北其衝也所
以裒積貯儲挹彼注兹使士飽而歌而憤思一戰是
又在吾清之是行也予愚不識
天子意意其在此非歟清之行當過濬濬其家也封給事
君方承顏于　先生膝下以予詩考之先生今可
九十矣古人以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所以甚
嫉夫仕而不歸者以著夫仕而歸者之榮也况清之
將　赫斯之重轂

清燕之侍翩然自天而下弭節登堂而頒首出蹴蒲褰幃而鮐背見合三世人以言笑晏晏衣錦之榮揶其末耳都門外菌地以莞而執觴玉立林林者招清之以飲是餞清之也且飲予曰子前與清之語大學向事人謂往茲何不復往序送清之行序成餞會中詩皆足清之行矣

送蔣敬之歸省序

敬之之歸

上之俞其請也且以寶鏹賚使途有常餼水有行舟舟有櫂夫關無滯譏清湘繞三千里耳誠無難至者

恩之被也渥哉而前此

贈父河西君爲編脩　封母爲太孺人

黃焚于丘拜瞻珠程于慈闈無忝爲人子別十有二年之稚弟突弁郊迎序鴈行之舊慰慈侍之代授已試之業無忝爲人兄居幾何飛書告至于南海令君令君誠之其兄也無忝爲人弟傾我腹罰于彼髦士無忝爲州里師衣錦晝行至止山立輝其有光無忝爲州里之重客敬之是歸徒歸哉然敬之其官史官也其祿常祿之外又益以太官之膳內法之酒也有大

燕會又以中士班大夫而坐于　　門進

謝于

殿也一日二日

講幃之侍輿俯走趨衣袂襜如
天光臨發誰也其也無所逃於
帝心也然則今日
俞且賚諸敬之其直
俞且賚諸他司而姑以例云也邪夫傭於人而受直倍於族傭焉用力且與族傭等雖其主不簷也或雖簷焉而不之較也亦獨不忸怩于心乎敬之必不爾為也於其行也不敢以不告者予敬之友也

送夏先生之湖廣序

懋齋夏先生蘇人也以連山歸藏之學授弟子于京師去來常數十人京師業是學者必自夏氏始名得其宗多以之階進取先生起進士為給事中至左右給事中數十人猶依依在門墻如未貴時先生之教亦猶昨也故名日益高人日益親弘治甲寅十月
詔以先生為湖廣右參議人皆謂
天子多行先生言茲將觀其自行也行必以大大莫如湖湘故特以授參政而數十人者獨顰顣咨嗟奔相告語擇日時羣入謁且以賀起居班定有頃其立者如植趨者如傴默者如緘吁者如喙咸有所喪異其所以常侍側者先生亦蹙然[illegible]焉急揖以退明日相與釃金大會供張饗先生先生猶半進而迭飲之因問前狀所以有執爵而告曰始吾二三子之旅而萃於

先生之門也先生生於吾之進也損之於吾之退也益之亨吾之屯擊吾之蒙迪以復導以謙困於行離以照之蹇於言解以發之大過不可包也小過可贖也吾於是乎少有革焉而又震以皷動之節以品節之渙以蕩吾之爵井以介吾之辨加吾數年吾之蠱咸似有瘳矣吾遯而歸家人巽吾而賀曰爾何壯而豐也無乃晉見於君子乎爾之否而泰可奐也吾賁然咸来恒以為自今可以無妄為廢幾剝吾故而復吾新漸見乾坤之心乎今先生自此升矣則吾之睽孤有日雖憧憧同人亦何姤也先生觀吾其以為既濟乎未濟乎吾是以立而不知良吾趾趨而不知鼎吾

足視而不知所臨故默思而不遂所需故吁也先生於是受爵盡爵首首而笑復有執爵者再拜請益先生曰子欲之乎請觀於兌之象足矣衆皆躍然拜教旅酬而罷他日有語是於予者汪登也且曰願有序以送先生予癸丑同南宮考天下士可謂知己然不能文也次是語使登持以獻焉

送黎文淵還南城序

建昌為郡屬縣四其治南城縣縣有城在于黎盱二水交鳳凰山之陽城南出通會門百二十里為南豐縣又百二十里為廣昌縣東出武勝門踰黎盱百里為新城縣而南城北下末三十里已為撫之臨川金

谿二縣盖郡之委也亦要會也故置戍衛以鎮遏不虞今去衛循為守禦所元季偽平章擅割據之雄為偽都僭王殄宣德中荆又國焉其雉堞樓櫓門社之傑麗臺池苑囿之高深芻牧廩庾之富鍾竽笳角漏柝之喧羽旄纛幢之樹嬉遊歌舞之娛騎射弋獵之便殊有京國之態豈王都相仍於其處而然邪然觀其奇花異卉珍果嘉蔬酒醴之味直爭雄於洛陽姑蘇錢塘之盛要其土地之美山川之勝客有以召之也廣昌居上游林箐蒙密瘴毒殺人新城差沃衍南豐多磽确地皆不能與南城埒而其民亦多老死農圃固不能如南城民尚通而善賈樂為遠遊薄海內外有之也吾嘗遊天下苟十室之邑三家之市吾可以張口飲醪開囊受餼醉飽而嬉矣盖吾里閭之人多也最後之京師南郭之南市有吾里人偶語者以為邂逅耳既而隔墻而呼吾里人也高門華堂坐而談吾里人也吾驚曰噫何里人之多也吾舉順天旁午來賀且百人則南郭之人半焉下仕隆擁重貲而好文黎文淵邑犛躍而多技皆於吾如平生歡吾職史事於今八年文淵老矣請於其長得與其子益國護校秉羽幢下歸歸則猶食官餉曳裾王門深矣執然浴盱水射遊魚登鳳凰山放紙鳶倚通

會武勝門笑指負檐而入者曰三縣山氓来矣此則少時事也今虎旅司門無敢譁無敢闌入山川禁厲鳥獸魚鼈咸
内物也盜復得爾為邪惟飲醇酒慶餘年得歸老以享鄉園之全盛招士隆輩亦歸使人謂南城人好遊遨而非忘返者於風俗不亦有助乎八月初吉偕仕隆来告別吾無以為贐也以此贐之

壽鍾教諭六十一序

長汀孟方鍾先生有賢子曰文俊登癸丑進士其試南省時予實主司也優其文收之方其未試也私謂其儕二三子曰家君生癸丑今茲歲又癸丑六十其逢是為壽端苟占一第歸以為壽良宜咸壯其言而是之已而果然釋褐試戶部政時以新服孔嚴初志觖望居常悒悒未幾
詔用言者議進士其聽以歸而文俊在遣中遂欣然告行二三子来謂予曰鍾先生少有大志而業進士賈用不售自老於一校官而遜諸其子至文俊竟有今日之收訓信昌進教博羅年未至而疾以疾而請得請而歸歸而疾瘉疾瘉而至今日之躋文俊榮矣又得
先生之壽而歸拜焉先生壽矣復得文俊之歸而榮焉所謂一時而衆美具也所敢聞於左右以去文俊遂為先生壽何如予曰先生之志乎業乎賈而不售

乎遜諸其子乎疾乎請乎歸乎歸而瘉乎子皆不得而知也予少居田見老農焉穨厥種覃厥耜又飭厥穰穟以時而藝焉畝之塞也或固之晦之疏也或溢之原而萊蕪之隰而沮洳之間視他藝之芃芃者則洒愕洒悔洒屬其子而代終焉退擇其町疃曰吾葵吾蔬吾黍尚可飽也而其生莫不翹焉秀焉扶疏焉而老農憂椉薪弃之閈其戶而內觀也道之貞蓐之道之腴味之閱月充充如有得也忘其所有事而不知也而子之代終也適有秋他日連連焉以車畢登於塲再拜稽首于膝曰老農恠矣用其子而享諸吾農不如盍進盃酒為壽如予之言則先生之齒休

且尊矣以其子貴休之耋也享老農之利而非其伍者也吾與二三子縻於是欲以盃酒後其隣而不可得雖然不可虛也皆應曰然廼書予言授文俊為歸壽之獻

壽彭翁彥寬八十序

彭之先世祖以壽考聞至越為王始以貴顯而其名皆能與世相為終窮更數千百年語壽者固未有賢於祖不獨彭氏也而越之貴彭氏迄茲蓋無之而他之氏族越之後如越者葢數百十而巳扎彭雖微越不失為彭也故彭獨尊祖為彭宗越雖貴不與焉抑越之戰劉項間其得王也虎口之餘嚼耳計其利害

直以生易貴其貴也亦未能亢然南面稱孤固有可執而醢之道也使祖臨焉不以惡臭視之而恐其浼已也幾希矣盖其趨不同也然莊周稱祖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以為壽是未免挾小數以攘竊機緘逆其天常為造物者之蠹聖人之道無是也及其歷年之數容或謗聞之過使有之其戚屬朋友臣妾亦有與之抗年而俱存者乎無也然則飲水露茹草木與深山之木石大澤之龜蛇處可也古者堯舜百餘歲文王武王皆九十餘歲孔子大聖也亦七十餘歲傳之所記百歲為朞期於此而已矣亦未聞聖人者數百歲云也盖往者不過則来者不續吾見天地之運於是乎息矣其可乎予甞持是說以祛歷世之惑且欲以告彭氏彭氏居京曰彦寬叟有孫妃下益國子里

益都也里人莫不與道參而欲予言其八十壽以是月六日晨持以献予叟之欲繩祖武也亦明矣然其未得也有若身吐納呼吸之難及其既得也有約居野處之窮而又戾於聖人天地之道又况徒聞其語而已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書聖人之言也且不可信而語庸妄人之所傳以神者也可信乎予請叟觀於傳質諸羣聖人徵諸天之道順其常而為天下之大老亦一彭祖也已

慶喻翁以善七十壽序

三代井田之制既廢匹夫固有能與人主爭黔首以擅萬物之利而富擬封君者亦非必智慧豪傑大神變化以鼓夫天下也而世主亦嘗斬芟擉剔入於蓋藏隱密中期與斯民更始雖其究天穴地之姦凡為民害者一切不貰而於此獨遺焉豈其足與吾抗而終莫可去邪抑亦有不可去者也均是人也傭於人晝而力作宵而舂綯終歲而不獲數金或懲而自田其勤倍焉終歲而又不足其租之入又改而商則覆其舟幸以身免亦丐而已矣溝中瘠而已矣悲夫夫人豈欲自癘其身若是邪究其意也欲與人主爭黔首一也然而至此者田非其田也嗚呼世主其終復井田乎井田不復世主雖煦煦憂之亦未如之何也幸其有與吾爭者吾舉而付之使為之母不猶愈於坐視其無告乎中人之家聚十馬牛四十蹄此奇貲也而估不十金焉歲斂懸爵於國門令曰入十金者授必中人之家則天下皆等矣何也合百中人而金不足也改而令曰凡入千金者授則固與人主爭黔首者也然則其爭也柳子所謂貧之母是也明主特患其不吾爭耳爭衆則母衆母衆亦子其有不安乎然吾觀凡赤子之於其母戀戀然喜其康且壽也否則悲號隨之不知茲之所謂子母云者特其號焉

而已而其實則有不然邪予愚不能決也南昌七十翁喻以善居京師貲鏹累萬而循循好施不倦豈亦所謂賀之母者歟是月既望寔其壽期集来假于言往祝者羣然也以皆欲其康且壽子母之說疑亦於是乎在予欣然書之翁弟吏部君最名知言其將謂我然邪抑不然邪

慶萬母楊宜人八十壽序

楊宜人母於萬氏於今六十年教其子武略將軍南京水軍千戶鏻世其官三十年歲漕京凡二十五年鏻之子又子鏻亦垂老宜人享今封內政猶不假人鏻亦不敢聞一意治漕事乃有能聲也鏻之先吾南城人其南京蓋官居也故其漕間歲一至吾遺吾以酒必曰鏻州手釀也吾飲之甘故鏻至輒問其年鏻每以康強對今天子之七年河決張秋歲漕大沮八年河復故道鏻獨先諸漕至則酒之遺也兼堤匯之將也兩斃吾恠焉請曰鏻之里舍有高鏻母之年者曰今茲孟夏而母八十是畱觴以酒乎而隨以幣乎與文以言乎曰言也山澤之言木館閣之言腴木乎腴乎曰必腴也然則其以吾幣往盍丐諸鏻是以来幣里舍幣也吾曰而来宜也而母之毓于楊也二十年楊之姑娣妹同閨而處紉而綴綠而緒織而縷寡而酒漿固無選也其

未聘也孰能豫以命婦待之乎況宜人之秩其服態纍其帶鏤銀緋之亞也而可以妄意希之乎及其歸于而父也無有姒乎娣乎東西舍之孫為娣姒者乎今其在者蓋十與二三焉服命服而八十者必而母也亦有傑然武弁為之子者乎固而里舍之高而母也然吾觀而亦自適徃當必有儕又每曰而母康強則封固不止是年亦未可涯也館閣碩儒往往藻繢紛飾當世事照及萬世如見此特餘沘耳吾為介紹可得也鏻曰聞此已覺津津腴矣漕綱嚴姑書之去待十年更為九十序以照吾室尤榮也

送錦衣張侯出邏序

歲聿云莫燕趙之間惡子弟殷飲博奕貴且甚忍為寇偷益急每伺朔風塵起躍馬突出周道上矢梃橫然雖有首脊千夫而手龜足瘃饑虛困悴之餘亦不免戰掉失色伏而觳棗兔毚不瞬息閒誠畏之也況南人素綿道遠而渡三尺童子可以制之其所攜者固其物也亦何擇於公私哉當是時懸人之命於手壯者留虎也而國門南出三途視他域尤多蓋河水不舟

天下首道出焉故今申三途歲遣錦衣支帥三人握符提衛士分出以邏其出必以子月望日又出三御史並臨之凡兵民之司皆受檄指麾從事期以靖寇盜民足國阜

財而已今年中途屬張侯養直侯余友也少為武學生戰藝場不如志而抑就右階時尚為百戶也嘗屢戰建州諸胡得今官廉毅為其大帥所知以其名請乃有是命非常數也今日建纛出郊秉虎皮韃弓韔魚服僕姑在列衛士屏息俛首不敢唾噎不敢仰視就而予趨離而鵠立整聳若斧亢若尸人皆壯侯能戰士謂冠固在其堂中余獨知其建州之戰夜半斬虜首獻軍門如殺狐鼠耳今茲與人之冠固實健且趫也亦豈敢望於虜人哉其出沒騰踔必輕騎遊韁無所止舍亦豈旃車穹廬逸脫而悉衆以為重乎以予觀之蓋出穿窬胠篋之徒一羣耳使道上之旅去其畏心并力支撐而生死以之則形格勢禁彼固無能為也尚勞

天子以士之出哉況侯斬虜之餘勇視此輩蚤虱不啻也無着手處矣戰士亦其末事別筵有詩余總其意為之序

送祁君宗規出知徽州府序

御史郎吏也然其出按方嶽宣使監司雖以耆舊老成至其地亦必郊迎肅入以時謁見左右腋以坐間更端則起而對下巡列郡守必俯立迎道左庭參必趨謝守地惟謹至支郡之守與諸縣令則望塵而奔唱喏以入跽請而拜謝守地不職視顏色以退其下俸薄百職立廡下固已奪氣改容跼蹐盤辟逡退維

谷而已矣外而介冑之吏奔走喘汗於塵埃中御史坐車中不知也雖然御史豈故為是哉自

天子巡狩之典既廢其勢必歸於此亦治體宜爾也然尊孫易危槖射四至往往蒙被譴過十而二三九載最陟亦多監司之佐即前日之左右坐者也或歲不及則出守郡國即前日之庭參而趨者也夫以前日居然受之今日自為之儒者於此有改行焉傲者於此有陵分焉雖有天下易治之郡吾見其難也祁君宗規得徽州獨曰始吾以進士出知唐山人意吾有慍色吾而不以進士視吾身思吾嘗為書生也於是為縣甚甘庾幾三年無愆尤既而召入為御史人意吾[illegible]視吾身思吾始去縣令也於[illegible]幾六年上下無愆尤今吾為守[illegible]地千里而又託于[illegible]畿之內無宣使監司之察蓋一歲之迎而趨者一二焉其餘固吾殫其力而為郡日也向吾不為進士則山陰之書生耳求一命且不可又安有是邪於是其寮皆知君之安其官其去是而為宣使監司必思為守者不責其所難為凡為守者得行其志焉自宣使監司而入為部寺臺之長必思為宣使監司不責其所難為凡天下之宣使監司得行其志焉所謂無施而不可其在君乎徽之郡良未足盡君也遂相與交

賛揚以君為可法使予書之為送行序

壽中書舍人沈君七十序

中書舍人直內閣沈君以能譯西番書大臣薦之上俾教西番館生於今六年君亦年七十矣館之生聚而謀曰今茲花晨之明日甲子也又明日乙丑又明日丙寅吾師始生之晨值之孰有豚羜維俎孰有鴈鶩維封孰有醇酎維醴孰有幣維篚盍登吾師之堂展以為壽衆皆曰是不可廢也如斯而已乎則又謀曰孰知買其往貿絹孰了書其往募工盍圖吾之所以為壽意以是日獻衆又皆曰是不可廢也如斯而已乎則又謀曰館在斯閣在斯臺在斯其盍往丐頌言為吾師壽於是分走丐焉明日騎來則又聚語曰吾師教吾如其子吾無伯魚之疑其子視吾猶兄弟也吾今不敢以師視吾師請以父視之必得能言吾欲言者序吾意遂羣然入吾室請予讚不能也然蠻夷之書亦嘗知之大抵隱約鹵蠢如獸蹄如鳥跡或如蝌蚪或如蠡之字于葉蝸之篆于沙世惟無所用之人亦未始之見也見之有不畫肚箝口面墻者哉然則猝然圉而館食之出其文使業焉則必先譯其聲而後施於點畫偏傍之間聲既與吾聱牙詰屈是又習語小兒然且先羞之而怠者半矣又安能怗怗然攈業以終業也乎加以為之師者自珍其能曰是

不可以旦夕至或曰姑徐徐將自化或益扞其途以捍其入則其上焉者恃有他途進而幸以黜其下焉固曰苟一日黜不黜其聽之也於凡八館莫不皆然而西蕃又古釋氏之教所從起其智慧雄誕既足以駭中土流百世為吾道蠹則其制為文字深秘譎詭獨諸蕃比邪其師之珍而矜倍於他師亦無怪其然矣況望能有以教子者教諸其徒如君者乎由諸生言之信有父之道焉子之於父不以尊俎為壽而欲其永長存圖固無助也詩傳則名附以傳其為永長孰與於斯其諸生亦善壽其師者哉予為之序

送憲副張君之任陝西序

地之涯為邊衣之齊而緣也亦謂之邊凡器物之旁內通謂之邊然則邊之云者中國之盡際外此則為蠻為戎為羌為狄先王亦不得而兼治之蓋越邊而求以為衣求以為器物不可也然物之壞也皆自其邊始故先王於此尤慎之而重為之防非憂邊之民不足以抗之為之憂也憂夫無以使邊之民抗之有壞而入內之道焉之為憂也邊之民其生而風土之鍾長而氣習之漸大約與之亦不相遠其山海與之相陟降而浮游也其飲啜騎射漁獵與之相錯而便習也父華而子夷也父夷而子華也或其身之迭為華夷也皆不可得而準也而或者恃吾關吾堡塞在

猶謂吾中國如完衣完器物然其亦不思之甚矣於乎邊圉之寄可視以為何如而獨付之武人況憸人之與庸人乎正速其壞而已西北之邊古已不與東南竝而西於今尤為多警洮岷亦西之一面生番西羗之所窺覘而比亦伏釁孔深天子以為宜得憲臣之有威望者節制之以銷之於未萌於是以監察御史張君為陜西按察副使往即其任君前奉詔按甘肅邊臣諸不職者朝議服以為能蓋肅之距甘也五百里是為瓜州瓜之西古玉門關也而中國之地至是亦盡矣計其道里之岨蟠蚓屈於河山之間腰腹脊脇要皆虜也其穿而入也幾隊其入而薄也幾城其變也孰激之其來也孰導之敗孰為之殿罪孰為之魁君在道時顧瞻躊躇固有定筭而後諸囂囂者無所動其喙不得盡其辭焉稱曰能宜也洮岷尤近於甘羗之強不及於諸羗偏俾將校非大將尊重臣而副使之得久於其任又非御史暫臨比也天子之所以用君烏得無情乎或謂君端公之老者也宜在朝廷預政事其出非宜是之謂不知務凡器物於其旁肉之邊倍厚之然後可保其恒完而不壞用君於邊固以厚邊也庸非所以重君乎此非予之言也其察

言之於予者也且使書之為序以為君行贈

送大鴻臚丁君之任南京序

弘治甲子秋七月鴻臚寺少卿丁君應韶擢南京大卿仍其寺也於是自戶部主事轉而丞玆寺至擢少卿凡十年矣沂而同予登進士於今十有八年其前一年同予舉順天也蓋十有九年矣于時應韶年最少廣顙而豐頤頎然凝立而孑孑高望而遠志不見其非予愛也遂屬望焉曰是吾人公輔器也然惟識之私心而已矣及入部得郎司人舉難之應韶若無營為事至而不知其何以為之也於是有鴻臚之選

焉

廷選也人又以為尊所宜居而處非其據應韶則優優乎素為之者自以為不如如良御之御車而自中乎疾徐然久之自不能逃冕旒之明而辭兩階之屬目矣今日之擢良有由也予昔之望之庶幾其有徵乎雖然予忍忘應韶哉夫鴻臚之職在北為宣上達下之要樞在南為優游養高之地少卿為下大夫之秩大卿則中大夫金紫之尊北則少卿之務偏煩而南則大卿之政益簡以尊之位臨簡之政簡與尊相遭刻峭孫偽常必由之而天下之能事去矣守其位終身焉猶懼其蹶也況進而有他覬邪有能反是而

秉靜焉以觀焉遇焉有得焉而蓄焉蓄既富焉而俟以出焉雖進而大有爲焉猶循常塗耳况今茲邪以應韶之壯且碩而精慎又若是於予之說必有擇也其何缺於予之望也邪予曰俟之而已因同年之別之而欲彙於予之一言也予於是言焉

慈慶省迎詩序

蔣母太孺人春坊右中允敬之母也本滇產也先編脩君宦滇時室焉敬之所從出也茲老于湘爲蔣氏

壽母享今

封則敬之前編脩

恩也敬之入

朝於予爲同年且同官砥礪予也居同姓異族也實同生也毋也有毋我之誼焉弘治乙卯予嘗敬之歸迎来茲而遂予之一拜瞻以爲快既而敬之以丁巳至不果也予懊之意者清湘水土時物宜老之品絕天下未忍遽奪其素耶或依依桑榆人之情也而尊宿遲莫之年又怖于遠且險耶或姻婭婚媾之恐去其儀刑耶將孫甥孩稚之不勝其暖暖姝姝也敬之之不能勇也殆亦如是而已矣敬之今也自院而坊有

青宮虞學之校有

講帷迭更之班有

國史之纂而

尚方珍異時出疊

賜日倍于前扵是始悔其曩也之不勇然違省已七年矣具書告于其兄汝守君不竢報遽入覲

請

詔秉傳以歸予惟甚因之寓告曰清湘之產誠美矣然不知孰與

宮醪珍羞與夫四方水陸之珍萬里之行長江之險若可怖也然不知孰與滇南人馬覆趺之跋婚媾孫甥之戀戀不能置也然不知孰與膝下子婦之懿夫惟無較品物之相形較則美惡之自明也無嘗天下之大險嘗則險夷之自知也無忖一體之分形忖則親覲之自別也敬之之歸其勇乎其又可隱扵予言乎庶幾母之覺而許之而至扵斯也使人見且拜之謂有是母也斯有是子也為天下母之勸也不亦快哉諸別敬之者聞之令辭曰善咸賦詩一章命曰慈慶省迎詩書予言為序

瑤池寓慶圖序

弘治甲子十一月二十日太倉毛太安人七十晨也太安人范姓春坊右諭德毛君母也君嘗迎致京獲

恩

封既奉以歸不敢復強至是厭于

憲度無緣便私以遂其登堂之慶蚤夜徬徨跂而南望

焉則呻吟以戚入而趨班則已退食自公亦呻吟以戚明日復然嗣子貞尚少也雅喻其志跽而請曰大人起居衍愆于素甚得微有大母之在念歟得微有婆娑迓慶之悔歟得微念兒之體孱不足以給使令歟兒實壯也君躍然以喜曰吾不識兒兒何可人至是果能是吾其置觴與豆于甗又曰吾其製冠帔與服實之于篋命僕于潞河之灣曰具舟則坊寮中紀蒋君舟也召日者于衢謂曰為吾差吉則八月壬午之剛也凡既具矣君又曰然則何以寓吾意貞曰兒聞瑤池為王母居者其桃華實皆三千歲頤大母之壽如斯以副大人意然必有圖焉君曰吾其於繪事之工是徵君又曰然則不可無述其事貞曰大人職是文事與其事者是也君於是以屬予顧予亦何言哉其告貞歸至之日拜太安人於庭下進而致辭曰大人餞孫之歸日吉時良以利啓行水道二千里餘無滯無虞寶貨附同官之舟無詒大母之憂及其壽之晨也畫圖于堂發篋獻服啓甗出觴酌而進曰大人以孫歸為壽其祝百歲康疆于曾大父有光惟我後之昌不知太安人於是其將惟貞之祝也足樂乎其必君之歸而祝也而後樂乎語有之雖有離憂亦樂也君其可以無憾乎因於序圖之末道之云

李氏族譜序

玉山之李氏祖紹興紹興之李氏祖青淵青淵之前無所考考自馬翅谷金虜之難永奇舉族殲焉宋謚忠愍是已而子顯忠呂先歸宋免後屢以忠義奮為宋名臣晚乞祠居紹興紹興之李祖青淵是也顯忠薨謚忠襄子以讓徙玉山遂為玉山之李祖紹興是也以讓名遜於忠襄子次第三也而譜云孝宗賜金帶迄不見他恩功臣子理不宜爾或其志不樂仕而其徙也實避而遁歟至其十世尚多抱德而隱者閒雖仕仕亦止郎吏州縣之官蓋天於韜晦之裔益培息之使厚而大發之故此其遲遲也至十一世敬敷始有方面大夫之位則所謂厚而發者此其權輿而玉山將復如紹興乎可必也敬敷在刑部主事時圖系忠襄而下詳其事于左而肖其像于右彰善表爵至於其子之行而止凡十二世為玉山李氏小宗譜分司於淮時又上泝古初而旁及于他支凡碑銘遺文皆在為李氏通譜連為一卷於乎敬敷之譜之宜也夫物未有萃極而不渙者紹興之所以有玉山也然則自玉山而復為其他又誰能禁之哉又必有為之祖者矣故曰譜之宜也雖然譜國史例也同一脩遺意也古者有功德者有天下其次有國又其次有家特國大而家小焉爾而脩遺之意因之忠愍忠襄以有顯功而為紹興之祖以讓又以有隱德

而為玉山之祖則自玉山而遞為其他於無窮必有功德者為之祖也譜特備遺一事爾而其實不專在是也敬敷譜成丐予序敬敷名寬今自貟外郎出僉雲南有志於世況其族乎故極論之如此

壽丁母八十序

古松恠柏多于顛崖斷岫嵌嶔巖广人跡之所不至者亦性也地也人也天也天之生物氣獨先焉而功則後者豈無說焉夫物莫不榮於春而瘁於冬突焉而碩者不數歲則蠹矣松柏無是也非所謂性者歟郊於大國者其山童童則舉盡之矣孰仁之其跡與力所不及亦已耳非所謂地者歟金鑛于山珠蚌于淵腰絙篝火極百尺期必致之而海外絕域能言之鳥獸及書志所不錄之珎恠亦皆有以得之若神施鬼設然其他可知已而亦得以逃斧斤之患於中國者非所謂人者歟若夫狂雷斧之礷礌焚之金石為塵是之謂天固亦萬不什一矣吾故曰功則後焉而人之生也人之功則先之獨異於是五體完　具氣遊其中宣暢液浹攝為太和性固壽也宮而居火而食垂夷匪裔不病不顛壽歟地也兵革曠百年之見癘氣杳沒蔭之逢天之壽人亦多矣乃若寡爾嗜慾時爾飲啜衛爾形秘爾精保合導引適回厥真是天地性固不能為而謀者反是周身皆斧斤也吾未見其

全人矣故曰人之功先之焉噫松柏之壽天也人之壽人也顧可松柏為人謀乎哉吾盱風氣遒勁其人類多壽考出而家諸地者亦然可見者若丁母其一也母僑居京師崇文坊相志剛大其貲于舊且相什伯教三嗣仕隆仕元仕偉親賢樂善如儒人子家食時仕隆仕元迭往来商于鄉歲轉還焉而日益狎故習知母之賢然而未及見也今年春予至京訪其家入而得其棖塾之敞靚焉坐而得其堂宇之亢爽焉揖而得其子姓之恭肅焉俯而得其臧獲之趨蹌焉有是哉母之賢也既八月予戰藝場獲俞賢書之三日寔母八十之晨鄉人有事于茲者欲予言以為稱觴侑予為說松柏之壽庸著母之壽人也匪天也以人而全其天也逸逸其觴栽栽其弁曰趙之英曰燕之彥祝耶頌耶言笑晏晏松耶柏耶孰曰予諺

送蔣誠之知南海詩序

同年清湘蔣誠之出知南海同年在館諸君作詩志別而俾予序之蓋其弟敬之同在館也誠之領辛卯鄉薦敬之丁酉發解至丁未同舉進士自辛徂丁後先上春官亦既差池矣而畢竟至是乃同有獲其可歸之偶然也耶天生仁賢為世道計非以榮其身昌其家而已也嘗思是科未入棘先二日天晦霾雨雪先一日夕滌霽四皷入試天無纖雲逹旦益朗午温

入西風士既出復大風雨雪洎二試如初三試又如之試已風霾相繼晝冥若有物為之自知貢舉下逮相賛慶以為休徵在院至和所召必有非常之應於其閒者既撤棘兄弟同薦名者誠之敬之出西粤涂邦祥邦玉出南粤石邦秀邦彥出趙郡陳宗之亮之出南畿家自為耦八人焉噫亦異矣哉余不通於古前此有是否乎兄弟之同生固若牟麥之同樹然其地同雨露之滋同其耔耘之也又同然其登也則不能無秕者矣而況合院之士兄弟之同試則有之矣而四家者獨爾其盛何耶詩曰伯氏吹壎仲氏吹篪言相和而和也豈其和之積也極其盛而先於同試之士與陰陽之數八則成卦樂器之數八則成聲將國家至和之運在茲而八人者適當之也唐虞之時高陽氏有子八人為凱高辛氏有子八人為元數皆以八而親則兄弟也而治實賴焉茲八人者將為凱乎將為元乎誠之與有責矣南海之行且別也烏足置齒牙閒而為輕重哉雖然余之私見則然耳故因而道之非通論也諸君智炳余先其製也豈無出此者乎

送南京太僕寺少卿鄭君之任序

尚寶司　禁中署也其屬與　黃閣對置在　掖垣之西其職在章璽符契凡渙汗之頒門闑之信百官之籍將帥之征行信使之稽驗

咸與有事焉有大朝會有大祀事大行幸則乘輿之導斧扆之侍在諸侍從先其寮自卿而下恒僅四五人每以寵元老師臣之胤子為之閒自諫垣入者曠數十歳乃二三人而吾同年鄭君體元其一焉乃丞也今年夏四月南京太僕寺以少卿闕請乃以體元往補之則非銓司者所敢以擬也明矣古之人有言曰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況朝夕左右曾幾何人邪而顧容以擬為乎朝夕左右者不留以朝夕左右盡必有出於朝夕左右之上者矣體元於此其可不知也哉內之太僕外之苑馬馬之所有事者也而折衝禦侮之威寓焉今之據清要地者往往視之以為冗曹又若輕塵焉眇其為騶事至或臨轄而授督之例侮其末屬於庭中以為戲樂於乎此何為者邪御能驅虎豹犀象以與戎夷從事也而無所事焉徼要之非也易其所可辱者而辱之以標異其除重而已耳可笑也已而不知其官之威日以削奪其心日以苟一日有志者又畏避脫免不得已以沓衰憊病之老充之而事之必至於末如之何

當宁所以勤勤也雖然非改而崇重其官不可崇重其官非自其長貳始不可崇重其長貳之官雖朝夕左右之臣又烏得而靳哉子也仰窺 末光有得焉於同

年之餞體元也敢以為告於平體元其念之哉

具慶榮壽詩序

弘治甲子春貴州右參議翁先生走疏請歸休于鄉其子禮部郎中應乾為上之上可其請乃進江西左參政以旌之以為後勸然其年已望七矣熊恭人年亦如之而方留于應乾之養故茲先生在姚江恭人在大都而五月戊戌則大都之慶也子壽其母也子且憶其父也妻且憶其夫也如親至姚江焉安知是日也不自姚江父憶其子之壽其母也夫憶其妻之受其子之壽也而遊神於大都乎七月壬辰則姚江之慶也父且憶其子也夫且憶其妻也如親至大都焉又安知是日也不自大都子憶弗獲壽其父也妻憶弗獲壽其夫也而遊神於姚江乎是其仗精神之感通為會合以志意之真實為孝慈者其拜舞之蹁躚巻觴豆之豐崇而不以志養者視此何如也然則姚江之距大都父子夫婦之間夫何萬里咫尺之有或者應乾迎先生於此以偕恭人之壽紼於人曰吾其縉紳之具慶者其如先生方幸脫紛囂而復就紛囂何未可也輟其官守奉恭人歸以偕先生之壽號於人曰吾其里閭之具慶者其如先生之乞身也方諉應乾以為報稱之殿何未可也然則如之何其可也古稱良史智足以通難知之意文

足以發難顯之情為得職而茲應乾之意可謂難知矣情可謂難顯矣應乾嘗肄館中也扵其能通之發之者又不知也乎若予也者濫竽者也其亦有不知也乎然其能者應乾嫌扵自彰也噤不以言若予也者知重同年也且同業也不嫌扵濫竽也欲強而附焉扵是作具慶榮壽詩序邀同年且同業者凡　人詩以繫之納諸應乾俾以為獻應乾之意與情其亦扵是而少暴矣乎無也

便軺省慶詩序

葉太安人晉江趙氏八十壽母也以其子戶部員外君為主事貴獲今封晉江南方海山樂土也子女孫曾盤旋膝下致水土鮮甘宜老之品負易君遂不得以其私水陸萬里迎致京師恐奪所宜居為嫌及今壽期届邇則王事孔殷無敢祈請又以其初不遂迎致為悔方徬徨亡羊莫之為心乃今月某日

上以海南島夷就仔實沿海諸戍將士功

詔君發金幣往賚之海南古珠崖地也計其所經舟至維楊由岷江入番湖泝贛江踰庾嶺西道也絕瓜步入吳中泝鴛湖踰穀嶺下閩中折西而達而湖東道也均孔道也顧其行者其土同鄉也土乎閩則固道乎閩而已矣則固君之家門值焉命之下也則固有先聲于其兄弟者焉兄弟知之忍能不以告太安人

乎太安人有不喜而刻其至乎況於君之旣至乎其僮奴有不操篝以俟潔除餉牛食豕以待亨擊者乎況躋堂而眞進匕筯乎其姑姊妹之在他族者有不企踵以需其期乎況眞於慶餘而旅酬乎是固若
天子知之私有所假貸君也或君孝思之至而天固有寘會者存邪不然當遣之官如君者亦容有如君之心者而皆莫之及而卒值君何也夫人有所甚欲者而或以挍畀之雖其偶中之亦未可欺其不知而已其報也今君將何如其報哉故於其寮之請序使韜省慶詩也敢私勗焉　月　日其稱觴甫畢候也尚促事事歸朝毋緩

[illegible]羅圭峯先生文集卷第五

建昌府同知內江余載仕重刊
南城縣學訓導香山鄭棐校正

序

送曾君知登州府序

登州古曰暘谷堯命羲仲宅之以寅賓出日地也今其事廢
天子守臣治焉其職主於上宣下逹愛育元元輯寧邦家者然而旣居其地則所以祗迓陽光導先淑氣而布之天下要自不可以百郡比宜得高朗奇偉士為之而吾友曾君貫辰適當其選君嘗以書經魁江西登

進士入刑部為主事進副郎至郎中居中閱章奏讞南畿大獄輩其英聲於人耳人以得見之晩為憾者滋多慈之去也尚書白公如去左右手同官悵然若褫燭於閣去硎於庖而吾鄉人與居方若飲醇醪頓覺撤而覆其卣盎能無私憾於登民邪吾意登民尚未必知君也昔蘇公文學聲名遍天下兒童走卒殆亦知之而其守是州也父老之来迎者猶恐其不知焉使君則登之僻在海濱其民之陋而寡聞豈其自古而然邪亦饑渴之人入市廛而過烹炰燔炙之肆嗅其羶薌非不知其美也然以未試嘗之於此而遽以簞食豆羹又豈烹炰燔炙之足嗅哉父老之德焉而少公其或以此及公召還蓋未閱月也民始覺其薰漸之不終而憾其去之速亦知烹炰燔炙既入口吻終為奇品而饑腸渴胃豈可得遲遲而飽饜也邪今距其時已數百年其民之陋宜亦於是而少瘳乎而饑渴之望飲食雖百世皆然也然恐以君為奇品嗜之而不忍釋而君或如蘇公之召此則登民他日之憂也其去思之碑與堯典同不朽是則同官别君之意而予瑣瑣贈言亦有光榮矣乎是為序

送朱君知廣西府序

王者之視天下猶其身也首居百體之上冠以尊之髮日沐櫛而面日盥頮之耳之懸也有瑱焉口之脂

以澤其燥皆為其近於首也觀視之先不可苟也此下則項領臂掌脊背腰膂胷腹臍胯洗濯必以時日無脂潘之澤焉然絜而蒙之以衣曳之以裳束以袴私蔽膝以韍納踵以舄而後體之容充以莊也然其高卑煩簡輕重隱見之序亦察矣故其集群后於闕陛而不病其冗布百職於天下而不病其渙侍衮冕者不自以為眊瞽荒服者不自以為疏知其皆同是天下也如首之至踵同是身也今天下雲南為最遠雲南所隸廣西府又最多瘴癘而幽阻物產無珍奇而蠻獠雜擾易濔以變譬之於身其亦膝踵之間乎而世之擇利自便者目為惡地商不以貨來吏必以計脫至憂戚慮其市廛空其廨舍是知此其身付其膝與踵不卹也萬一風入而痺之蟲螫之將舉體顫掉固未有可避而寧居處也尚書庫部員外郎高安朱君為太守當往是府人有意君不懌者君笑曰是何傷哉方

今

闕廷之下公輔之器甘下僚玄黃之文甘褻服而吾之堅勁非犀革吾之遒韌非組絲以是為舄猶恐納時而踵決也顧猶推盱於冠衣上體之用其將不為贅發之人乎吾不為也吾往矣都諫祝君聞君言喜吾黨之士有恬退者屬筆於予使為序以贈

送楊德懋改任隆德縣序

吾少時就會府試府城附治之縣其宰單騎青衫從一二胥吏日旁午走街中吾意其為亭吏末屬貌慢之問之其人曰吾縣宰也吾以其紿耳罵曰爾以吾為真不識宰邪吾之宰衣綠袍黛鞾袴出乘高輿張蓋其上前驅翟巾紺綬以呵腋輿之徒如雲也天下之宰一也彼豈貴於是邪其人曰是則子之宰必進士也進士為宰不於孔道不於臨轄之衝不於藩國之都不於戎衛兵鎮之交所以貴名器養高為公輔之階地名雖宰也實則非也若吾臨轄之衝則以胄監為之也丞簿之積資者為之也呵之可也簿之亦可也俾貳得而轢也武弁得而侮也子之宰豈吾之宰齒邪吾思之

朝廷之所以體貌群臣者如此古未嘗有也士其有不奮者乎今之用進士為宰異於是曰孔道以之詰姦宄臨轄之衝以之給百需

藩國之都以之緝不恪戎衛兵鎮之交以之捍疆禦盖以異材待之然天下孔道孰愈於江都揚之府治焉轉運治焉漕師又治焉戎衛以屬視我也楊德懋以進士為之宰人之東西過者皆曰其詰急也其捍尤急至觸武人怒以訟也可謂材矣上之人皆許之曰剛可謂知矣然而銓司尤拘拘焉執常笑曾未聞有

進秩之旌至德慧有乞身之請僅改隆德以佚之而已則所謂待賢者果如是邪曾不若嘗其鋭養其高於安閒之區如吾少所見者亢有以激人之奮也雖然君子視其身如器既鬻於人則惟人之所置而已置之靜則佚置之動則勞無不可也吾友王清之嘗謂德慧為堅剛之器若然今養之於佚地停息既久一日發於硎而以之剸解吾見天下無完牛矣必德慧也德慧清之厚者吾又清之厚者也為之作送行序

送劉君知寧國府序

弘治九年春監察御史劉君出知寧國府君光人也少侍其先太僕公學於京師舉戊戌進士知揚之興化改徽之績溪入臺為御史巡解之鹽法又按蘇常四府皆琅然有聞于時至是

朝議以寧國大府也必君行乃可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人也夫以東西南北而賈人逐逐焉是龍斷者之所為賤丈夫之名不可得而辭矣而為世道計者則又恐其歷之不周而日力有不足也何哉五方之民山川限之風氣局之言語之不通嗜慾之不同川俗者彼以冠裳則憂處營窟者舍以宮室則悲世固有不可以身試人而徐徐曲為之所則未有不可擾而馴者也是故惡夫迂者為其泥於此而病夫彼

也是故惡夫隘者為其執於一而律夫百也此聖人之所以達於政其取於東西南北也有以夫光天下之中土若生之京師北土也君從而學焉始政於揚東南之衝於是乎在而徽又江以南也西之地起於鮮而東南之地盡於海濱蘇之地是也計君之周流翺翔望嵩高窺大行睇恒碣以臨渤海踰大河瞻岱宗出淮泗以放乎江漢之湯湯而東西南北之觀亦庶幾乎孔氏之觀矣然則斂而尸此一方是猶秉照天之炬而置於一室也其不亦彪炳旁射以出其光采矣乎久置於室無是理也同寮諸賢惜君之別而屬予言其大要後亦將有考於斯

送蔡君之任南京刑部員外郎序

予既第進士顧視同年皆天下之英也而時方競師唐人以為詩詩日相角而品日高中書舍人蔡從善又獨為衆所奇一時父母耆老慶索之父母耆老戚索之遠出游者索之園林勝賞者索之山水草木蟲魚圖畫者索之不則人不以為絕卷不貴焉及今為員外郎於南也得刑部人有竊議法吏非詩人所宜居者予獨恐法吏不盡皆詩人也詩之狀物高至於日月刻星之繫而其入深也達於淵泉散於風之吹噓雲之浮游雷霆之剝擊雨露雪霜冰霰之降墜昆蟲草木之生生無窮大之為海為嶽為山為川微

而入于秋毫纖塵之不可見變而為日月之薄食颶風為鬼颷為祲為雷之碪斧星之隕墜也為石為肉為徇為老人或雨而為血滄海之堙為桑田為息壤為飛来峯其為祥也在天為慶雲為甘露在地為醴泉在物為芝為麟為鳳而於人也宮焉以居器焉以用冠裳焉以章其身符璽權衡焉以信群而相害也則城郭焉以守兵甲焉以一暴亂祭於廟以報習於學以漸陶而又病其拘也有壺矢博弈蹴踘之具魚龍曼衍角觝之幻至於惟而為神仙服食吐納之術放而為孤雲野水之觀水巢石穴之居樵之斧漁之歌農之鼗鼓巫醫百工緇黄之流烏蠻白狄之髽辮紛如也然必皆羅致之為詩之囊中物隨取而用焉而後可以言詩又必和以五味使可咀也調以五聲使可聽也施以五采使可觀也嗚呼詩豈易為哉使其移是心以臨天下之政乎何有而況法吏政之一事耳烏足以盡之予故恐法吏不盡皆詩人也從善行歸過其家省其二親而同官以贈言見屬從善毋遑遑於庭而遄即其所有事使為法吏如發蒙然天下於是信之而重詩人望以為政自吾同年始不亦可乎

聯芳類稿序

予讀五代南唐書見其一時以文學自見者如宋齊丘其自待以為司馬遷相如揚雄復生不過也及讀

其所為文調皆鄙俚可笑而其所著化書尤九近無稽下伍野巫市卜而牽合附會得罪於名教者獨多又況其下者乎乃知衰世厄運干戈漁獵不獨其政之足疵民之不幸而文亦因之以萎薾不振也悲夫宋有天下百年至於慶曆元豐之間可謂盛矣而海内文學之士泉湧而出雖其將家子弟亦學為文章衣白衣從進士舉而將帥類多通古今以至羈縻之帥築學宮召名士教其子弟如楊日儼父子者則文章氣化亦必積治之久而後盛且洽也

今天下之治餘百年宋不足論也人有不談詩書者為世僇辱三年大比將家子或登高科至四邊羈縻之鄉邇來亦然不獨內地而已以予所聞貴州宣慰使宋從顯則於文章詩賦攘臂敢為之間能流傳四方其意欲與中原大家相角逐寧止通古今取科第者之足言乎其弟如晦隱君也秀而亦文從顯與之迭為唱酬積數十年遂成編帙有所謂聯芳類稿者所以志其為兄弟之作也今存於家要其歸雖未必盡皆醇於道而確然以不朽然其世雄邊方不為所變而又以其家學播宣敷暢之風為左衽者之赤幟以風動之蓋有裨於世道非細也視彼築宮教子僅獨善其家而又不知其果能與否更猶以為賢者亦遠矣嗣使君浩然從顯子也緯有父風痛二父手澤之

存於是稿也間授於鄉進士周鸞來京師請予序鸞曰是將刻於梓也予陰惟遐方之有是族既有是兄又有是弟既有是父又有是子將必賡幾我中原世家乃已是不獨宋世所無雖古亦未有也而況於衰亂之世乎非

今積治漸濡之久何以得此予故樂為道之從顯名昂號省齋如晦名昱號宜庵蓋昂必顯而省其政昱當如晦乃宜於隱其取義亦精矣嗚呼讀是稿者慎毋以其姓同而槩謂其為化書也

慶繼志周君榮壽序

尚書工部郎中周希源家本安成也有宅盈壟有連陌有僮之指百任其畊菑置不問一意營治官事亦不遺書稽其勤惰贏縮有兄希冲七十一翁也則蚤夜在念鄉人至必訊其體之羸碩食飲之增損意志之欣戚一人言然他人至又訊之荅如其初則抵掌笑躍或時語其寮及邑人子旁邑人之在仕者其人反也則遻水土時物輕毳溫貂亮鱅湩酥暨

尚方珍異包篚而致之歲必四五發復書至則又笑躍以示其寮及邑人子旁邑人於是人皆曰郎中之重其兄也皆曰郎中之不顧其私也相與喋喋譽郎中且曰郎中之重其兄必其兄之賢也今

天子之八年

詔聽民入粟補官翁應
詔將年甫七十郎中則笥冠匣帶篋衣一襲歸為慶郎中
亦方踆東
封事北道濟還反
命濟南歸水道也覩瞻興思恨不翼而飛颺者歸與子道
悵嘆久之茲將營
壽都于閭寔以
簡命往閩雖西南偏地然水行必南安成可掠而過也
郎中又笑躍出都門就道邑人及子旁邑人追而餞
之郎中曰若知予心之樂乎或曰郎中顯曹也封建
禁

命也安成便道也其亦無耀于里閭族屬乎登眺故丘而
徘徊乎易其田葺其廬而授葬於僮奴乎是不知郎
中者也人之於人也盡覘其素郎中所以蚤夜念訊
諸鄉人而致其物凡以為誰也有喜而遠必慶必不
至於近且忘其亦嘗誰慶乎覩物而與其思必不至
於面而若塗人然其亦嘗誰思乎所謂素也今則可
息念而晤無訊而見匪致而達追慶絕思光溢宅里
喜延庭柯樂其可涯也邪郎中曰他人有心予忖度
之子之謂也若儆戚以夸甿營營以殖其私是故衣
錦晝行於鄉者之所為也吾有吾兄在何敢爾惟取
予言於歸日與吾兄誦吾兄亦知言人也

送裴從事歸慈溪序

裴從事給吾院事二年吾始見之若屏之樹于前及揖也若杵下便旋焉以側立曳其衣之裾也若輪趋而登階攝齊焉若鳥羽之厲俯而白事若不能出諸其口趋而出也油油然其直也若矢不見其非儒態也吾恠焉居久之微覺其吳語也問之則慈之大姓行人君之從父也而隸之慧者附耳語曰是其口常吟哦者他隸又曰儂見其誦文而首肯之或反唇以呰也吾益恠焉曰其無乃隱情匿志而為是邪抑不得已而籍是以養邪抑窮無貲而姑有所待邪抑有不直之誣而陷于是邪他日頎然冠衣入吾室則於服也曰吾奉詔入粟得此雖然亦欲速湔前汚耳而行人君亦繼至請曰吾敏何追從父也從父衣儒衣二十年兩與制士角而剛過甚卒見汚衊吾之族老替来兹幸亦湔洗今將歸矣仁者亦有以哀若人乎則吾裴氏九鼎也吾曰信哉吾所謂不直而陷焉者是也然兹冠衣亦榮矣請以冠喻表之冐者織絲為之縠也裏之檠者緯竹為之筐也鐵以網之使固焉漆以黏之使合焉絲出於蠶繰之而又絡之玄其色也而後始可以織焉竹產於山伐之而又剖之以為曲薄也而後始可以緯焉鐵自鑛而至於可以為網煆煉之功不知其

幾矣漆自割而至於可以為黏煎熬之功不知其幾矣而冠工之功皆不與焉然則冠之成也其難矣乎然或誤而泥塗涴之蠅蚋之汚玷之則洗濯之拂拭之未害其為完冠也猶可蠲也而昧者遂棄置焉不亦謬乎從事今已濯冠而冠諸首是知其所以難而重是冠者歟行人君首肯而笑書之納其歸囊若將為裘氏喜幸然吾恐從事或反唇以呰吾言陋也

壽錦衣杜侯序

唐金吾將軍張萬福年八十餘始知名至今老生腐儒不敢蹈籍武人者坐此而長鎗大戟之徒亦藉口以詫夫執毛錐子者況吟灰復然尚可為廢棄者地綴諸郭尚父之後老而壯哉若

今之天下一技一能各授其任無有冒焉以居容以議為著況在

天子之左右一黜一陟之大者乎雖有延齡百輩其如陸贄何陽亢宗當與其弟日夜酣飲負其癡甥以遊何至出聲言天下事萬福雖欲立奇以取名將何所賀乎又將誰拜乎將瘖瘂終此老夫而已矣其墓隧之碑不出百年匪狐狸之窟則樵夫之礪石耳況於其身況於其名乎乃知政用不臧適為好名者之資而已而

盛明之世雖豪傑無所發其名也錦衣杜侯景賜生淮

壖萬福所嘗窘許杲破陳莊渇遏希烈之地也其亦以列校起如萬福者然其征南苗討北虜逼西羌過繩橋踰飛棧出入刀牙鋸齒氷山流沙弱水窮髮之區大小戰百十合視萬福立功淮泗土中遠甚而僅得一千戶人以為食報薄也今距萬福賀延英時特九年而畧無衰頹意朝夕踢仲予行人君如東逕遇人時出驚人語使當貞元時安知不有延英之賀乎然行人君玉立人表將世其家萬福蓋無之以此易彼孰得孰失萬福得無憾邪獨其祿食七十年未嘗一日病壽九十此則侯或同也予於行人為知己而臘之乙巳侯誕日也劉彭張三子與行人遊最舊不紗閒寂舉壽觶謀於予予方讀萬福傳偶屬而比之亦春秋意也所以進侯者其亦有在哉

送光祿韓君歸姑蘇序

光祿與簿姑蘇韓君雁塞來貫時予遇之于立文莊公座始不知其誰也與其公論當世人某可相某可將尤以正氣直道知幾有睨節者為賢至於與世浮湛依依在位者則欲求其面而齒之予甚驚此何人也敢於公側如此及公嘆兩粵彫敝有將來憂君矍然泣曰先公亦嘗憂及於此予因諦君為都憲公子起揖定交私幸都憲公之令德宜有若君者為之後也君退于與公言都憲公之去江西也幾五十年後之

好名者亦嘗更其置制矣然輙更而公私輙蒙其害畢竟還其舊乃始帖然而人亦無賢不肖自以為不及也其亦偉然大丈夫也哉有子如君可謂不死矣後君得選典光禄寺簿予入教内豎亟會之予東安門察其意沉沉若瞄囊之飛揚跌宕高視一世之氣索然無有予不知其何以頓異也豈其官切禁近法當若是詡默邪抑予非文莊公不足與言邪予疑至今則君已請休来告歸矣靦然喜溢顏面復以語文莊公者語予予始衙若人也奚以光禄為矧所謂與簿者邪其必有苦心咈志之齎銖較合會之媿與俯走趍之辱葢前之簿業已為之後之簿將不為乎以君之正氣直道不少假貸如此其又能為乎知幾又君素以賢夫人者此其所以速歸也往時宦家子仕未逾時往往亦有歸者或以惰慢或以驕蹇或以佻儇或以汙黒求如君歸者予亦未見盖其教之不豫而豢養之過也於此見都憲公之教於家其賢於人亦遠矣不獨其豐功偉績之在天下也學士守溪王先生大合鄉人餞之謂予江西人德都憲公必厚其子也使為之序予烏能序君然知而今而後宦家子知所以仕而歸矣

京邸迎養詩序

濵州舊未有進士則雖人盡仕也烏有　朝之名流

未有名流則雖人盡翁也烏有封君未有封君則州縣之官日迎其親於道人不知也烏有振動朝端而人為之歌詩者此在秦臺之井未浚前時也秦臺者相傳秦皇帝東遊人築而候之臺久不脩美木叢草蓊然其上每旦日光穿射而紫氣鬱鬱土人以為神或俎豆之而所謂井者臺之神見夢於農夫而使浚焉者也始望氣者言州之佳氣蓄於此臺發其下當有井井浚水行厥徵人彙征及果浚而濵人猶憧憧未之信也已而王朝言四人者與予同登丁未進士朝言入禮科為給事中餘皆布列中外為顯曺癸丑朝言弟朝儀又繼登焉入為行人於是濵人士大神臺之靈於濵又嘉望氣者之善言徵而徵之發實自王氏焉少者將矯其翅逐朝言隱行而飛颺老者皆企踵庾拉朝言尊府為封君也非復昔之濵矣朝言正色立朝侃侃天子亦嘗知之擢為戶科左給事中官名曰起蔚為士元朝儀亦載驟駸駸不失故步人皆曰秦臺勃鬱之氣其始發當如是及封君以迎至人之跂而望之不可及也及其逼而即之也蔚如彪如若可掬也而又不可窮也又皆退而訝曰噫所謂秦臺者將在此而不在彼也庸詎知夫朝言兄弟之成不出於此而彼之夢

與徵著其遠然歟又庸詎知夫王之先不有隱德伏慶積于冥冥久而發其發也必一華其故而新之使吾君新得濱之士為用濱之士新得入朝為名流而吾人新得與濱士馳驅上下且見濱之新封君而景行之為一時盛事不獨為濱之重輕王氏之休祥而已也故一時在諫垣者皆不容默吕君丕文為倡從而和者合若干人不能詩者一人予是也然以謬當史氏乃為序

送蘇君江西提學序

江西頃數歲不知何忽異也喀焉損其聲稱十六七天下之人雖陰自數之與他方匹指將屈亦必復仲畢竟曰不如也乃止焉雖然自吾視之亦以為不如也然吾亦有見焉巴蜀亦南方地也其去中國獨遠其附於中國獨後而其顯也獨先江西扵中國視蜀為最近當蜀顯之時不聞有江西也然而不以其不聞而遂害夫後世之顯者蓋山川之氣孕靈毓秀厚蓄以有待也後閩亦文學崛起嶺南一旦以相業鳴日南極海徼也亦有以相名者而江西尚前日之昧昧而已矣雖曰天其相之蓄而有待而亦誰其信之及歐陽公出以古文為世宗師文信公之忠在萬世則夫世之能事孰有大於此者而其人所在之地烏

得而不重且顯也歟又況文章節義一時淵焉林焉於此天下又得以其顯之先者徵江西乎亦其發之遲也固有大而盛且久者存焉耳此理之常也故我永樂宣德之間猶彬彬穪江南鄒魯太平之休不無有助是時不獨吾江西之士自以為差強於天下而天下之人亦必自以為不如也若夫今則大異矣而吾之出而仕者亦既陰察而寤之蚤夜恐恐焉以自退而其岸岸焉遊於學者殆必不聞不寤也能不冐其昔之聲穪以嬉以傲天下乎正自損耳吾懼焉幸吾友太史蘇君徃督學轉移覺寤之機又在君也君去吾於此而謹俟之有來謂吾士也今蠭然君追奔焉以成仁取義為的求至之而又痛自磨洗毋為鈎棘軋茁逐時之好以射進則如歐文二公者且將復出君門下矣江西聲穪之損其將不自君之張之而復振乎館閣諸賢皆以是望君賦詩為別吾又望之切者也又特為序

雲谷詩序

凡山之四竪中虛若剖甕側立或甌臾仰張或環委而缺其外或舟衡或椶脩谽谺空洞可呼而應者南方皆呼之曰谷雲谷者吾未一遊之不知其何侶冠之以雲君曰雲凡谷無不雲也其孔竇湫潭多龍蛇蟾蜃土石之惟蒙翳落籜蘊崇沮洳之蒸皆足以出

氣為雲彌漫靉靆覆冒乎谷中有蓋有幕巘則有巾岫則有弁麓則有茵朝暾晃之有錦有繡有彪駁之文章飄風蕩之有飛絮有白衣有蒼狗有鐵騎突過有冠裳巨人有輕裾僊子千態萬狀恠幻譎詭而天地之極觀谷之人得而專之故有與之徜徉相忘而厭棄百事者彼誠有見其來無窮其取無禁而亦無患也然雲無心物也以其無禁無患而取之是為有心不逃其名而反以名人至詩歌之不辭則為太多心雖然有禁有患者而世方逐逐以取之其果無多心乎吾閱其詩于貳憲趙公有感也公以吾竊史筆使序谷在新建清湛熊仁山寔號雲谷者

送華君之任杭州府推官序

杭州府推官無錫華君前吾建昌府推官也吾免喪入闕時錫人士皆來問君吾曰君方瘠如腊黯如土炭眉髮皤欲髡念而飲食之乎室如縣磬窶妻子地人遇之蹴而不顧也念而賙之乎吾皆為若謹致焉皆愕且笑以吾誕謾亦滋甚或以為謗吾遂言吾邦茲有益國之役大閹突以暑來邦人漫不知也旦集吏出詔詔見入壓則已塵旗豎表升屋引絶百人雷呼若翼飛若蹄躪瓦裂破竹塵飛蔽天屋下婦走兒顛墮井溺賓厄瘵在床喘息待盡雖雞狗亦辟易無所遁處也卜祝令曰

皇命垣于東脇東人賄垣于西脇西人賄都科曰吾欲赭彼林吾欲闔彼壤何以奠吾治何以代吾趾或曰潔吾館或曰具吾饔飱或曰馬幾騎或曰皂幾人或樸吾里胥里正閭或詈吾令備令簿匿時吾邦君亦惴惴自悁一委于君君請自持蕝戒東西人毋入賄賄有常誅蕝定度林相壤館傳騎乘皆以制正無侈無不充具有常供於是民不苦徒工徒不偏勞庖人廩人不告匱之闕始少戢其慾削其威矣而踰月不寢食斥所有以佐官費者君一人而已此吾以君之實告顧誕且謗哉君治下止是也皆釋然韙君為錫增重以為當受上賞得殊擢也而君茲免內艱竟仍是官於杭州以去又皆屬君宗弟濟之來需吾言以慰噫賞罰陟黜吾賤不得而預知也或者吾邦僻而下君雖力於治主者未必知即如吾者雖言君又誰聽哉而杭茲為天下最上之人所注意耳目也況其為士也彙出而多聲鳴言必人信焉君無變吾建昌者以臨之名譽通顯之機錫人可安安焉無為君戚戚矣

送徐太史侍省榮歸序

徐舜和自吉水來時懵懵一書生也閭齋封君時為白衣孺人尚荊布也送之門盜不知舜和足以盖天下獨步

清時為偉男子乎然陰與而陽抑中怡而貌嚴亦止於調
寒温慎出話選所與處又其極則期以得儁外無長
語也而亦父母之體吾意其自如此及舜和
賜及第入翰林職史事密邇
清光與二三元老周旋唯諾于
黃扉
紫禁間蓋書生者始仕之極榮所謂偉男子也于時封
君孺人聞之將不悔其始之不遂顯言之以彰其知
子之明乎亦事之或然也至於寢興飲食夢寐見之
寤而炎炎急欲縮地者凡天下之為父母者盡如此
故舜和雖舍館未　庶事草草而以迎養為先其知
以志養者歟然封君留而惟孺人至家有居守舜和
固難得而強也居數歲舜和以考績
恩始
封封君於家而孺人於此易荊布加冠帔忽然作曰吾榮
矣吾可歸矣不知舜和亦思封君甚恨不奮飛耳
請而得
俞
賜車與船是付之翼而歎以風也然自吾得舜和與之從
容浸振起吾之齪齪者亦有立於院私幸吾邦積衰
之氣其必勃然而興乎而舜和又去吾恐其習於敦
牟卮匜杖屨之節或便焉則於端委鵠立者拘檢束

縮矣而緬其行次且其行次且豈吾邦人所望於舜
和孰胡光貞蕭升榮方有志於作新邦人也深然吾
言書為序以贈

送郭曾瞻知山陰縣序

會稽山揚之鎮山也揚之域東南際海西盡五嶺而
北盡于江今為會府者五
留都者一周迴奚翅萬里提封半天下而叢仰是焉以
為鎮吾嘗見石之鎮物矣物安其處而弗震弗動焉
然則茲山也揚之恃以為安者亦若石之鎮物茲其
為鎮歟揚以縣域民而治者亦多矣附茲山之址而
縣者又豈其匹歟山之址縣二山陰秦置也為最古

備封禪戒歲祀菁茅珪幣牲牢豐盛交神受釐長吏
寔虔以承則用名休祥吾為史氏志於五行得以示
勸否則用名災沴志於五行得以示懲弗敢私也故
知其縣者用代吾每覘其人焉而吏部者其亦有意
於方鎮之重而慎選乎抑縣其為縣而魚貫以注之
乎吾皆不得而與知也及郭曾瞻以知縣來別吾曰
得山陰噫曾瞻吾於進士獨器之而太史毛君亦嘗
曰是鎮靜者他日可任重則信乎其慎選矣然曾瞻
亦聞山陰今日之沴乎洪波入墟百里罄矣民其魚
矣
天子方南鄉而憂史祝皆歸之鎮嶽為崇吾以為非也鎮

也者且及於遠烏虖乎近無亦縣無長吏群吏弗戢弗虔容有以名之歟玆而有長吏又得吾曾聘鎮靜者為之山靜者也而鎮山又靜之尤者也已有合矣而亦何祥之不招邪而況於玆沴乎吾與毛君謹誒志之用以勸夫揚之諸縣皆用鎮靜之治廢乎揚亦少安而無胥胥於鎮山矣

送莊惇之知安福縣序

予少從長老談及於政以為天下難治皆曰吉安予曰安吉耳又曰安福予曰福安耳蓋倒訛也安吉馮天目之巖崖而福安瀕大海之茫洋民生其間其良者樵而已矣蛋而已矣少黠則竊食于樵蛋之間又甚則剽攻寇虐而已矣其吏治固難也若夫吉安上郡也屬縣九其官于朝吏于外者小大直數百人而已乎而安福一縣也直百人而已乎是皆居人之上語理道持法令以出治者也能以治人矣有不能訓其子弟族屬聽縣官之治乎子弟族屬能以聽縣官之治矣其外屬也朋游也有不胥勸之以皆聽縣官之治乎然則一縣之頑不率者蓋寡矣而亦何難治哉蓋彼二縣之聲倒而轉訛理或然歟或縣官者豫有侈心焉乃張王其威聲而高下輕重舞其法顛倒之矜曰能彼皆明法與

令持之譊譊以議亦其勢耳而治乃病遂曰難果真難乎今莊君惇之以進士徃惇之潮人潮之道出庾嶺下贛江掠吉安而東也九人入國入鄉無不問者惇之之來亦嘗憖而問邪問其郡則知其縣知其縣則知安福矣夫以惇之之賢而加以知之之素即選於九縣而以其尤者當惇之無不可而況於安福乎即以惇之當吉安為之守以統九縣之治無不可而況於一縣乎能於吉安則天下之郡縣蓋亦無不可者借惇之以臨安吉安知其不為吉安乎以臨福安安知其不為安福乎上之人特不以尊賢者耳而選以當安福安福之民庸非幸歟大夫士皆為安福大夫士賀安福大夫士又為其縣之民賀賀辭予為之移以為惇之之行贈

送蕭淳仁知歸安縣序

物之復其故曰歸凡人道遠而來復亦曰歸故不得其歸則危得其歸未有不安者縣以歸安名民其可不歸而安也𢦏夫民之歸非自殊其塗而歸之云也祖以時同入庸以時同供調以時同赴毋群而嚚毋嗾而鬬毋作寇偷毋興妖訛毋武斷毋飲毋傳是之謂同歸于治故我畊我食我鑿我飲完我肌膚保我族類而其有不安者乎如是而曰歸安之民無媿也而或入焉供焉赴焉乃差池焉而嚚焉鬬焉寇偷焉

妖訛焉武斷焉飲博焉乃師師也是之謂同歸于亂而亦誑與之以安乎如是而徒冒是縣名曰吾歸安民也他縣之民其有安者有不安者乎或者今之民其冒邪而縣亦擁虛名也邪不然一常才與常流治之足矣

天子宰相烏用進士治之而進士又擇其尤如吾蕭淳仁者邪淳仁世大家聚族至不能相名而租庸之溢入于旁近凡五六縣蓋山澤一僻縣不如也然急公字弱播播其聲旁近縣人歸之以生而恃以為安者亦加於弱縣之上夫致人之歸歸而安或易以一縣能之而難以一家能之是必有道矣而淳仁可談曰不知乎知其難能而亦能之玆而居易能之地操易能之權而顧有不能乎世亦有詭匿晦藏遇事引避多其身謀若鄙夫懷金詭詭忍而不施者而大家子擇金若土炭惟視其急者施之而歸安之民久不能歸而安縣虛其名以待是亦急者也

天子宰相用淳仁淳仁大家也其將何如胡光貞董壽夫與予皆與有世戚於其行也飲之酒而問之

壽七十翁張君序

予昔泝舟鉛山舟之人曰是有張氏之老能匿精導氣澤其顏如童力其步趍如飛或異人也予訶止之既而入境汲溪飲其水齒冰寒沁入骨髓觸毛孔以

出山筆卓鬣髯立溪側危欲墮鋭欲刺腰腹皆孔洞睥睨類有物巢穴其中者予乃愕焉始憶其所謂異者安知其不果然邪及登涯入費氏予友子充之宅則又群水淙焉鑿入石鱧魚鼈汩汩狎人林烏之巢引手可探坐間髯翁指山畫地熊經鳥伸若皆能遺外形骸為冲虛澹薄意無亦因其地之異也而皆習為異邪或不必習為之而目覩若是邪予乃問張氏之老曰是去十里為納川其居也訊以舟人所云曰無之張氏有土田久矣與吾費敵世亦與之交婣婿然其以醫神扵鄉而遂以藥甘身今距七十無幾矣或舉其年以語人人無不以其為戲者抑以是傳而遂訛也邪予問子充子充亦云盖其習皆然而遂相忘其為異也乃所以為真異邪若曰醫天下之醫庸以殺人者不論也而庸以殺身者亦有矣而又何神乎則其神者無乃有異術而假醫以避名邪予嘗苦羸而多病思即醫醫輒庸求所謂異術者不可得得張氏之老有子充為之階善也又掩覆隔去若是然扵予心終不忘今年意其已七十矣即子充問之則縑素在几屬筆扵予曰以是歸為壽予甚欣欣書其事子充笑曰使世知有張廷揚為異人者未必非斯文也

送蕭正科歸建昌序

凢都邑醫陰陽其官署皆以學名其官亦以科術訓名者與儒等然則其官亦師也厠名於其中者亦弟子也凢師皆以教弟子皆以學而此之所謂師云者其亦主於教乎所謂弟子云者其亦主於學乎今天下他之郡邑醫陰陽師猶有教者乎弟子猶有學者乎吾不得而知也至吾建昌索所謂醫陰陽學吾已不知其處矣醫之入閭閻投湯劑紛如巫之鳴鼓角為病夫呼呵鬼神亦紛如問其師不知也改而問其官曰吾已歲入貲無吾撓也官曰望望守令而趨與小吏竊片紙下坊市乾沒汲汲問其弟子不知也改而問其部曰半已供吾償矣故醫陰陽官人以貲視之而賢守令亦醜其為至改用富人之良或宦室之良子弟而吾蕭尚明亦在薦為醫正科被檄来京盖欲浚源流杜貲賄非必其能以業教授也尚明栢崖先生之館甥年富而家務孔殷意甚難之先生亦甚難之然業已無能改為隱忍服

命而歸先生出古方書納其囊曰而行為人師貨不而寘也然醫將也藥兵也建昌四境皆用兵地也而將將之將也慎毋俾群將妄用兵孰謂吾亦建昌人休戚寔同命書以為臨岐之戒